

第十七回 拜慈母輕煙訴苦

詞曰：

王事不惶顧母，一身只恁垂睵。怎知白髮困雞棲。題起心懷欲碎。縷縷枯目飲泣，盈盈老眼昏迷。蒙卿患難賴提攜，枕畔極歡還戚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卻說知縣領著兵丁，將邢家前後門如鐵錘一般圍住。那公子還在裡內正吃夜宵酒，對妻子韓氏笑道：「此時已是二鼓將盡，只好再挨一刻性命罷了。」正說時，忽一聲喊，如天崩地裂之聲。許多人已擁進來，將邢公子並全家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，一齊拿住，用繩扭索綁，就串了一串，不曾走得一個。

知縣正在逐個點名，忽見知府與眾官慌慌張張來叫道：「內中有一位絳玉姐姐在哪裡？」絳玉也不則聲。知府慌了，對知縣道：「這人是按君家屬。方才親口吩咐本府自來照管，如今單不曾獲得。倘有錯認，怎麼回話？」

知縣著慌，急得亂喊「絳玉姐姐。」絳玉在眾人中，從容答道：「妾在這裡，不須忙亂。」眾官見說，如得活寶一般，齊向前，七手八腳，親自與她解縛，連連賠罪。問絳玉是按君什人？為何卻在邢家？絳玉道：「我是按君之妾，為邢賊詐來。」眾官見是按臺亞夫人，都來奉承效勞，又懇道：「卑職等職居防護，致按君受驚，恐按君見罪，煩夫人解釋。」又道：「適才不知是夫人，大膽呼名，切勿介意。幸甚，幸甚！」絳玉道：「不妨。」

知府遂吩咐衙役，將轎先送絳玉到自己衙內。知縣押著邢家男女送監。眾官又一齊奔至廟中回復。琪生傳言免見。這一夜，廟前、廟後許多兵卒圍護。揭令唱號，一直到曉。琪生卻安然睡覺。那些官員、吏役，來來往往，一夜何曾得睡。因按院在城外，連城門一夜也不曾關。

次日五鼓，眾官就在廟前伺候。直到日出，琪生才進城行香，坐察院。先是府道各廳參謁，俱是青衣待罪。琪生令一概俱換公服相見。琪生致謝知府。知府鞠躬請荊不迭。次後就是知縣、衙官，也換公服相見。落後又是參將、游擊，一班武職打恭。諸事完畢，即刻就投文放告。知縣就解進邢公子一家犯人進來。

邢公子只是磕頭道：「犯人已知罪不容誅，只求早死。」琪生道：「也不容你不死。」又問他：「印在哪裡？」公子道：「在家中牀櫃下。」琪生委知縣押著公子登時取至。琪生掣簽將公子打了五十大毛板。眾家人助惡，刑罰各有輕重。

正在發落，頃刻接有一千多狀子，倒有一大半是告邢公子的。皮匠亦在其中。琪生逐張教與邢公子看過，公子頓口無言。琪生就將公子問成絞罪發監。韓氏助夫為惡，暫寄女監發落。才將公子押出，已接著老大書札，已有二三十封，俱為邢公子講情的。琪生一發不看，原書復回轉。將招擬做死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與一齊來。

琪生又看了些狀子，才退堂歇息。外面報：「知府親自送絳玉進來。」琪生回卻知府，忙教將絳玉接進。兩人悲痛，絳玉哭訴往事。琪生說道：「我一聞你賣出之信，肺腑皆裂，以為終難萍聚。哪知遭此一番風險。昨晚若非卿救，我已鬼錄陰司。卿能守節，又復救我，此心感激，皆成痛淚。我今日見卿，復思小姐。只可憐你小姐為我而死。」遂將她死的緣故說之。

絳玉聞知小姐已死，哭得發昏。又問琪生：「幾時得中作官？」琪生也將前事細說。絳玉失驚道：「原來你也遭了一番折挫。因說道：「邢家韓氏，我倒虧她保全。你須出脫她罪才是。」琪生應允。二人數載舊情，俱發洩在這一夜。枕上二人，自不必說。

次日，琪生對絳玉道：「我是憲體，原無留家眷在察院之理，恐開彈劾之門，不便留你在院。須尋一宅房子與你住下，吩咐府、縣照管。待復命之日再接你進京。你須耐心，不要憔悴。」遂差人尋下一大間住房，安頓已畢。府、縣聞知，就撥四個丫鬟、兩房家人來伏事。又差二十名兵丁守護。琪生還恐她寂寞，又將韓氏出了罪，悄悄也發至絳玉處做伴。

數日之間，邢公子已死獄中，聞文略過。

琪生發放衙門，事體已完。一連幾日，著人探訪父母與鄒小姐三人，毫無音信。正在煩悶，衙役來報，座船已到。琪生忙將鄒公接上來。談及絳玉之事，鄒公也替琪生歡喜。琪生訴說小姐曾來廟中題詩，及至尋訪，又無下落。鄒公就急急同琪生去看，又哭得昏暈。次日，琪生復同鄒公登舟，往別處出巡。行到半路，復帶著馬魁、陸珂二人，上岸私行而去。

一日，來到常熟縣界。三人進店吃飯，忽聽得店內嚷鬧，碗盞、碟子打得亂響。琪生喚馬魁去看。來報道：「原是一個客人下店吃飯，他不知飯店規矩：凡先進來者先有飯，務宜依次送來。他見同桌之人先有飯吃，半日還不到他，又見小二捧飯送到東、送到西，他卻呆呆坐等，就大怒起來。將同桌人的飯奪過來，就往地上一潑。同桌之人也惱起來，就與他交手，卻打他不過，被那潑飯的人一頓拳頭，打倒在地。店主忙去扯勸，哪知他正要尋店主廝打。隨身帶過來，也打一個半死。他還在那裡嚷道：『一般俱是客人，怎一桌之上兩樣看承，倘送與那行人吃，獨不與我？難道我不還你錢不成？你若誤了我的行程，叫你死在我手裡。』罵得性起，就將他碗盞傢伙打得雪片，特來報知。」

琪生還未回言，只見一個漢子，槓拳裸身，從店內跳出門外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皆來送命。我不打你個臭死，不算好漢。」又見身後幾個若大若小，男子婦人，跳出一大堆來，手拿柴棒，俱大步跳將出來要打那漢子。那漢子將這些男女一腳一個，俱踢得翻倒在地。琪生見他行兇得緊，走上前去，要看他何等人物？用心一看，原來是馮鐵頭。忙去扯他道：「馮兄休得囉唆，過來相見。」

鐵頭見是琪生，喜得目歡眼笑道：「我的老相公，尋得我好苦，教我哪裡不曾尋得到。」正攜手欲行，只見店小二去約了一班光棍、油面辣子趕來廝打。鐵頭怒道：「待我索性打死他幾個。」言罷，就迎上前要打。琪生一把攔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

那小二這些人，不知琪生是勸的，認是他同琪的伴。但見贏不得鐵頭，沒處出氣，就來打琪生。嚇得陸珂、馬魁忙上前攔住，將為首的一個打了一掌，喝道：「咄！該死的奴才！按院老爺在此，誰敢亂動？」眾人嚇得屁滾尿流，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，一齊跑得沒影。恰好有本縣打聽按院消息的人在那裡。一聞此信，飛馬報本官去了。

這琪生攜著鐵頭手，另進去個僻靜店中。那店內的人，已知是按院，見他進來，連飯也不敢吃，丟下飯碗就走。店主忙來磕頭，琪生道：「我暫借此說話。你們不許張揚。」店主應聲而去。琪生問鐵頭：「一向在哪裡？今日何事到此？」鐵頭就將逃難遇和氏老夫人與輕煙始末歷陳。

琪生淚如雨下，忙問：「老母與輕煙，如今安在？鐵頭道：「住在呂城。我自安頓老夫人二人之後，就各處來尋你。到這常熟縣，連今日已是來尋過三次。不想兄已做官，也不負我幾番跋涉。」琪生致謝，就要轉頭見母。鐵頭道：「待我先去報知老夫人二人。兄索性完卻公事，從容回來相見何如？」

琪生急欲回去一見。忽陸珂來稟道：「常熟合縣官員在外稟見。」琪生道：「到縣相見。」琪生見眾官已經來接過，不好一回，遂差馬魁同鐵頭先往呂城報信，自己即到縣查盤。諸事已畢，卻將昨日被傷店主喚來，賞他幾兩銀子，安慰他一番。就差人往路上知會座船：「只在無錫縣等候，你不必又來。」

次日，復忙忙地巡到各縣份與松江府各處。匆匆趨完公事，遂帶著陸珂起身，星夜趕至呂城。路上早接著馬魁來迎，一同進門。琪生連叫道：「母親在哪裡？」和氏老夫人與輕煙聽得琪生已到，飛奔出來，抱著琪生痛哭，琪生跪在地上哭道：「致使母親流落他鄉。孩兒之罪也。」夫人扶他起來，三人各將前事說知。

琪生又向輕煙謝道：「我母子若非姐姐，焉有今日。向時我見廟中詩句，還道你失節嫁人，滿腔錯怪。豈知你反為我母子受苦數年。」言之不覺淚下。輕煙泣道：「身已從君，焉肯失節。妾不足惜，只苦了婆婆耳。」琪生只又大哭道：「母親幸喜見面，只是爹爹不知還在這裡吃苦？只恐存亡未保。鄒小姐與素梅姐姐著落何方？我好痛心。」夫人與輕煙也哭。鐵頭苦勸方止。

琪生就差人到無錫縣，催趨座船快來。過有五六天，方才船到。琪生去接鄒公上來相見過。鄒公待見輕煙，觸動心事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你母子倒幸團圓，輕煙固而見面。不知我女兒尚在何方？今生可有相會的日子？」琪生與鐵頭再三勸改。

次日，琪生就將母親與輕煙也送至常州，與絳玉一同居住，待復過命再著人迎接進京。又恐鄒公年老，畏見風霜，也留在常州同住。那府、縣官來叩賀，自不必說。過了兩天，琪生別過母親與眾人，帶著鐵頭做伴，乘著座船，又巡往淮安一帶而去。正是：

代天巡舟人人懼，過地聞名個個尊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素梅自從在常州關帝廟和詩之後，一直尋至定海。家裡只見衰草門庭，青苔滿院，一個熟人也不見面，只得一個老蒼頭看守門戶。次日問到祝家，又是一片火燒殘地。急訪於鄰人，方知他家也為出事來，逃走在外。苦得沒心沒緒，含淚回來，就與蒼頭訴苦。

次日，又去訪輕煙，也不知去向？要打聽小姐，一發沒處下手。遂住在家中指望等他們回家得一個信音。誰知將近一年，杳無音聞。思量坐在家中，守株待兔，終究不是長法，不著再到京中，且討平小姐一個好久信息。至十月二十七日，遂又動身進京。至次年五月，方行至淮安府。才下飯店，心裡就覺有些不爽利。及睡到半夜，漸覺沉重，竟病倒在淮安店中。

不知生死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